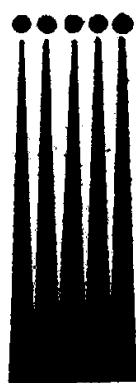


# 敵人

RICHARD HARRIS 著・羅福賜譯





# 皇冠

##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

皇冠叢書第一一八二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二六一

---

敵人

ENEMIES

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第一版1979

---

原 著：Richard Harris

譯 者：羅福賜

---

發行人：平 鑫 濤

出版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撥0010426—9帳戶

電 話：7168888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維

趙爾心·雲 芳·陳曼華·余國芳

林靜華·林少岩·鍾衍倫·施寄青

湯新華·麥倩宜·姜恩娜·謝瑛玲

主 編：麥倩宜

策 劃：施寄青·余國芳

美術設計：黃玲玲·李純慧

校 對：曾美珠·劉秋城·鮑秀珍

---

印 刷 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電 話：7071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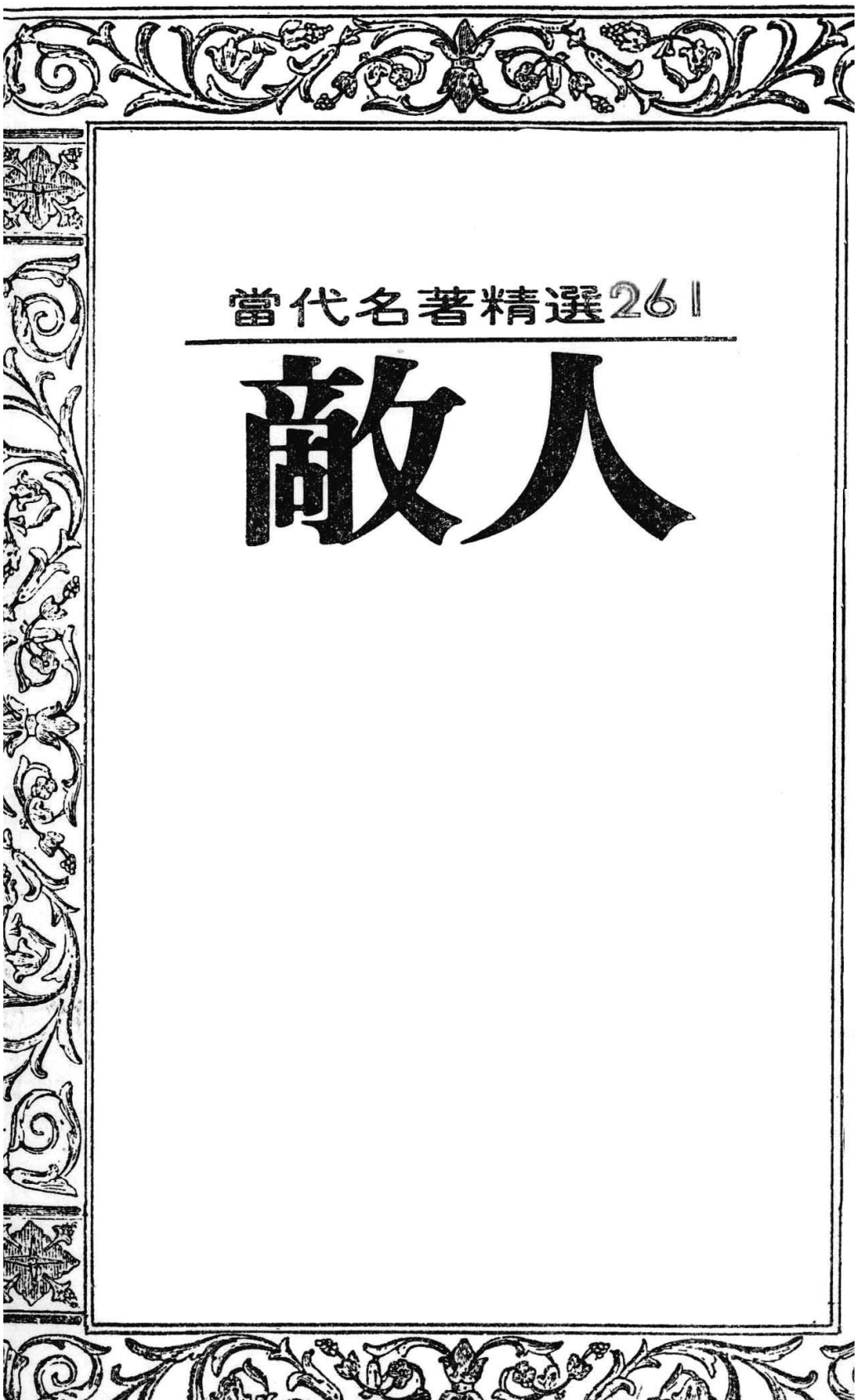
---

初 版：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一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盜印必究

---

本書定價：新台幣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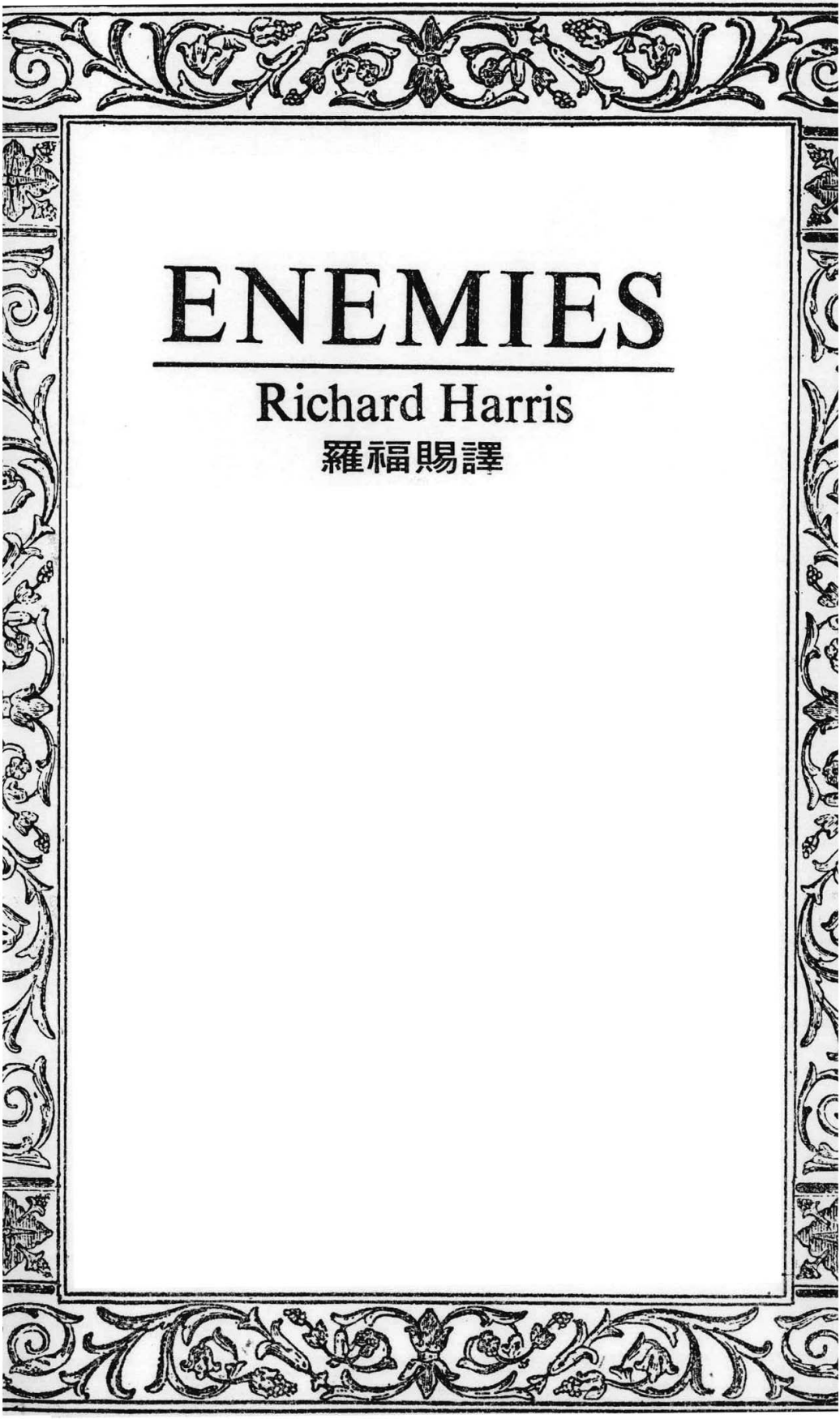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a repeating floral and vine motif surrounds the central text area.

當代名著精選261

---

# 敵人





# ENEMIES

---

Richard Harris

羅福賜譯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 主要人物表

强·范洛 (John Flood)

——一位專欄記者，在偶然的機會中捲入一宗大陰謀。

伊蘭 (Ellen)

——范洛的亡妻。

羅傑士 (Rogers)

——范洛報社的主編。

娜姐妮 (Natalie)

——一位蘇俄女子，無意中撞見機密，被丈夫殺害。

布魯士·麥卡迪 (Bruce McCade)

——娜姐妮的丈夫，蘇聯KGB上校。

瑪佳 (Maria)

——娜姐妮的妹妹，堅強美麗。

比爾 (Bell)

——麥卡迪的助手，冷酷的殺手。

畢吉斯 (Briggs)

——參議員，范洛的朋友。

柏哥華將軍 (Burkover)

——白宮的軍事將領。

魏菲德 (Whitefield)

——美國海軍上將，國家安全局局長。

柯維爾 (Caldwell)

——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

# 星期三

## 1

范洛從疼痛中悠悠轉醒，接着又不知不覺陷入昏睡。時間一分鐘，一分鐘地過去。他的頭動了一下，感到兩側太陽穴的脈搏霍霍地跳動，此外，脖子很痛，而且喉乾舌燥，接著，他便醒了。他爲了好過一點，於是不敢亂動，但一陣陣的噁心却驅走了他的睡意，只覺很想上洗手間。幕地，他完全清醒了，張開眼睛，他才發覺他並不在床上，也不是在沙發上，更沒有浴室，這時噁心感一下子消退了。

他發現自己趴在馬路邊的水泥地上，頭側側地枕在臂彎裏。距離他頭部數吋是路邊的人行道。范

洛呆呆地望著人行道，望了很久。人行道後面兩呎之處，有一塊灰色條紋的石棉瓦。他儘量不使脖子增加痛楚，竭力往上看。他看出這些石棉瓦原來是一幢房子的牆，房子很不尋常——十分破舊，三層，看來是一次大戰以前的建築。疼痛由頸後而下以至肩膀。他緩慢地垂下頭枕在臂上，闔上眼睛。

痛楚已經減輕了，等到完全不痛的時候，范洛再度抬起頭來。這次看得遠一些。那幢房子的地下室窗戶緊挨著人行道，窗子突出成一個箱子形狀，大約兩呎高三呎寬。他試圖回憶自己到底爲什麼會躺在這裏，無奈却想不起來。接著再想想昨天晚上到底去過那裏，做過些什麼，可是始終想不起來。他一肘支在地上，將身體撐高一些，這才瞥見地下室的窗戶凹進去形成大約一呎半深的長方形。他呆滯地注視着那凹處，腦袋空空的，知道自己不會吐了。

范洛掉頭不看那令他作嘔的凹坑，轉而望著那佈滿灰塵、黑色的窗戶，繼續回憶。他等，可是腦海一片空白。接著他又無意識地瞧著那凹坑，想起了——一連串強烈的噁心，胃裏的東西像急流般翻湧，接著排山倒海地嘔吐起來，吐完之後還在乾嘔。

他這輩子一直到大學畢業之前，從未嘔吐過；然而過去十年，他却經常豪飲，有時雖想戒掉，但都只維持兩、三個星期，然後又故態復萌。他自知無可救藥，戒不掉的。這些年來，幾乎每晚都帶醉上床，至少要有些微酒意，第二天醒來往往還會宿醉。但都不像這一次，簡直史無前例。

他從不曾爛醉過，即使酒後也記得每一件事情。他一邊呻吟，一邊緩緩地翻身。雨衣在多沙的馬路上磨得沙沙作響。初秋的天空一片灰濛濛，像會落下塵埃一樣。他抬起左手，手錶朦朧地顯示，五：十二。他的頭又在霍霍地脹痛，伸手去按壓太陽穴，沒有用。後來脹痛漸漸消退了，他順手前後撫摸

著那一頭早生的白髮。摸到腦後有一個疙瘩，腫起一塊。他縮開手。難怪頭會霍霍地痛。他一定是跌倒了。天啊！他心裏叫道，怎麼搞的。接著他順著往下摸摸勾鼻，長臉，還有下巴。他把舌頭前後攪動想弄點口水，却沒有用。這一剎那，一個黑色影像——兩個人抬著沉重的東西——忽地閃過他腦際，隨即又消失了。他試圖把這影像喚回來，可是同樣沒用。他們抬著什麼？他記得有一隻膝蓋頂著他的背，一隻強有力的手扳開他的手臂，他的喉頭感到濕潤。他們在抬他。他覺得喉嚨有一些菸草的苦味。他哭喪著臉，知道這些苦味現在已經不要緊了，他要離開那裏。

范洛雙肘著地，將身體支撐著，然後向前直看，發現自己在一條巷子裏兩幢房子之間，一輛紫藍色的舊車停在離他二十呎之外，遮住了後面的街道。還好，他想，這樣別人也無法從那邊看見他。他集中力量要爬起來的時候，忽然感覺一條腿下面好像有東西。他坐起來，將腿移動一下。原來是一隻女人的鞋子，一隻黑色的皮鞋。什麼玩意兒？他想。同時把鞋子撿起來，接著他看見一隻腳，腿——那赫然是一個女人的身體。

她仰臥在數呎之遙，四肢張開像被人拋放在那兒一樣。沒有鞋子的那隻腳不雅地曲壓在另一條大腿之下。深灰色的洋裝褶子掀到腰部，范洛看見她雙腿盡頭黑色的三角地帶。他知道她已經死了。他起來，踉蹌地走到她身旁跪下。她死不閉目，嘴唇微張。高顴骨和挺直的鼻子有如蠟像一般。他摸一下她的喉嚨，涼的。頸大動脈已沒有脈搏。他拚命壓縮著喉嚨來抑止嘔吐。接著，他看見她的外套左邊的衣襟旁邊掃著一把刀子，刀柄是象牙雕刻的。看得出來不管刺殺她的人是誰，一定是先把她的外套和裏頭銀白色的寬鬆上衣拉扯到一邊，然後才把刀子刺進去的。因為刀口周圍的衣服上有被拉扯而

形成不規則的稜角。血沿著衣服流下，此刻已經乾了。

是誰刺殺她……『天呀！』范洛喃喃地道。

他走到她的腳邊，看見大腿上有血跡，同時，恥毛也被血糾結在一起。他想將裙子拉下來遮掩她的下身，可是她的腿却曲著，裙子因此拉不下來。他停了一會兒，再提起她的膝彎把腳拉出來伸直，然後將裙子拉下。這樣做有甚麼用？他也搞不懂。他站起來，看著她的臉，她的黑髮散開在水泥地上。他伸手插進雨衣口袋，摸到其中一只裏面有一團布，拿出來一看：一條內褲。白色棉質的比基尼內褲。他凝視良久，然後把它丟在屍體旁邊。

不可能—he，范洛在想，不可能的。強姦？謀殺？他從不傷人——從來沒有蓄意過。可是此刻爲什麼毫無記憶？難道他生平第一遭失去記憶就這樣不聲不響地發生了？他極力回想昏倒以前做過的最後一件事：離開辦公室。他昨天晚上大約八點半離開的，他認爲是昨天晚上。

他望著地上那個女人的臉，努力回憶著。可是另一個記憶却不期然的介入——伊蘭的黑髮，挺直的鼻子和高顴骨。范洛想揮去這記憶，無奈却揮不去，他又看見伊蘭淒迷的笑靨。驀地，這影像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眼前這個女人戴著寬邊的帽子，半遮著臉在某一處的黑暗角落裏的印象。

『崔士』，突然他記得了。他曾經在這家狹長的酒吧裏，她便坐在遠處的角落。此刻他皺起眉頭，懷疑自己是否真的殺了她。他憶起曾經要請她喝酒。一張字條。對，是有一張什麼字條。她寫了嗎？現在他又想起來了。他在酒吧的帳單後面寫字請她賞光喝一杯或者陪他吃一頓晚餐。再請那個女侍——可能是莉莉——傳給她。可是那女人在他的字條底下寫了一些字，禮貌而堅決的回絕了。他記

得當時將這字條塞進口袋裏，同時朝她笑著點點頭，表示沒關係。他搜索口袋，卻找不到那張字條。

女人的肩膀底下突出來一樣東西映入范洛的視線裏。他俯身把它抽出，原來是一個比男人的皮夾子大不了多少的棕色皮包，他剛要打開它，卻想到這是證物，不好亂動。正想擺回去，突然又停住了。神經病，誰的證物？他把皮包放進雨衣口袋裏，又把內褲撿起，拿來揩拭刀柄上的指紋。牛排，他想，可是跟這有何相干。有，那把刀子。他曾經在『崔士』叫了一客牛排。他喝了四、五杯雙份的威士忌。第一杯以後就吃牛排，還喝了一些餐前酒，後來又喝威士忌。一個人嗎？他忘記了。

范洛把比基尼內褲丟在屍體旁邊，又注視著內褲好一會兒。笨蛋！他自言自語，把它拾起放進另外一只口袋。

忽然，他覺得有人一直在看著他，於是跨出一步，準備奔逃，緊接著又若有所思地停住，裝出很悠然的樣子，好像在找東西似的，佯裝不經意地往上瞧，目光掃過巷子對面一幢房子二樓的窗戶，赫然看見其中一扇窗後有一張臉。他馬上轉身很不自然地走著，然後又回頭，這才看清楚那只是一只白色的花盆。

遠處傳來汽車的喇叭聲。范洛看一下錶，五：三十一——才過了十八分鐘，真難以相信。天已亮了，那些要很早上班的人如女工、門房、消防員、咖啡店服務生、警察……等，不久就會川流街上。天呀，我竟然沒想到這一點。他匆匆地將屍體從頭到腳看一遍，看看有沒有遺漏什麼。還好，當他正準備離去時，發現那女人有一手是緊握的。他跪在旁邊要扳開她的手，發覺竟出乎意外的困難，他將她的手指一一扳開了，原以為它們會縮回去，相反的，手指居然就僵直的攤在他的手掌裏。她的手裏什